

皇清經解

文

明

報

報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大戴禮記上

高郵王尚書 引之 著

衽席之上還師

王言篇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家大人曰還師上亦當有乎字與上乎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卽用大戴之文古文苑博士箴乎字譌作平章樵以平字絕句而釋之曰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則旣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皇清系角 卷三十一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戴先生校本刪去則貞二字改正爲政而以則政亦不勞矣作一句讀海康陳氏觀樓曰案貞正與強果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戴刪則貞二字又改正爲政以則政屬下句讀皆非家大人曰此謂七教總

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十二字陳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  
民皆有別則真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  
此篇虛注全脫唯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保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家語作上敬老則下益孝  
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  
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受上廉讓則下恥節節字有誤此之謂七  
教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

如灌 脩其灌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引  
之謹案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  
如洒濯之去垢也孔氏摛約補注引立傳洒濯其心以釋之是

矣但未破灌為濯耳王肅作家語王言篇全襲此篇之文又未  
 寤灌為濯之譌而增益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斯為  
 謬矣又千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曰灌社壇也社有灌木  
 因以為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為灌者孔說非也灌亦當為濯  
 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為  
 祧翟兆古聲相近故從翟從兆之字多相通顧命王乃祧頰水  
 鄭讀洗為濯小雅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濯爾雅屋小  
 者祧眾家  
 本祧作濯祭法曰遠廟為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  
 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此之謂也

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家大人曰此  
 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

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致其征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家大人曰征字已見上文此不當復言致其征致其征當爲改其政與誅其君弔其民文同一例政征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征字而誤改致亦字之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四引此竝作改其政家語同

生乎今之世

哀公問五義篇生乎今之世家大人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乎字疑淺學人  
依中庸加之也荀子哀公篇家語五儀篇皆無乎字下文同

盡善盡美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家  
大人曰雖不能盡善盡美本作雖不能盡善美與雖不能盡道  
術對文今本作盡善盡美下盡字乃淺人依論語加之也荀子  
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亦以徧  
美善對盡道術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  
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亦以盡乎美善對備乎道術家語作雖  
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文  
雖小變而亦以備百善對盡道術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



善必有所由處并四句為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

各本而誤作其今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改

仁義在已而不害不

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力~~達而辭不爭家大人曰置讀為

德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不德不伐猶

繫辭言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也

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

文王官

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

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

楊注置讀如字非辨見荀

子  
是德置古字通

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害者患也

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已篇注並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

轉故患可訓害  
害亦可訓患  
言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

害伯宗譖而殺之言患伯宗之直言故譖而殺之也又襄三十一年傳齊子尾害閻邱嬰欲殺之昭十五年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楚策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皆古人謂患爲害之證也今人猶謂患病爲害病

### 君子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則可謂君子矣

各本脫則

字今據上  
下文補

家大人曰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

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不當更有君子二字苟

子家語皆無

然不然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家大人曰然不下不當更有然字不讀為否然否與取舍對文後人不知不為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荀子無

利省

禮三本篇利省

宋本及明程本沈本並作省

之不卒也荀子禮論篇省作爵

楊倞注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莫於筵前也引之僅案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即爵也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經改為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為省也

大路車

大路車之素幟也家大人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即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禮書皆無車字

承

禮察篇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

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家大人曰承讀為拯說文作拊拯謂引取之

也艮六二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文拯作承葉林宗影宋本如是通志

堂本改承為拯云音拯救之拯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拯子夏作拊

拊取也宣十二年左傳目於簪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葉本云如是

音拯救之拯列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

方言出溺為承今方言作拯皆是引取之義明夷釋文云拯鄭云承

也子夏作拚引字林拼音承據此則承亦可如字讀莊子達生篇見拘僂者承蝸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賈誼傳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義

### 何以謂之為居

夏小正篇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為居為居二字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絕句下文雉震响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緹縞曰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耳此申明上文鴈也高誘注秦策曰謂猶言也以北方為居之義非專釋居字

### 寒日滌

寒日滌句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

上多也引之謹案日非日月之日徧考經傳無以寒日二字連

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為日說文作𠂔云詮詞

也字通作適又作聿說見經傳釋詞爾雅粵于爰曰也爰粵于於也然

則日之為言爰也於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與詩言我

東曰歸其湛曰樂見晁曰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文義相似曰

字皆語詞也說見釋詞下文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越與粵同粵曰

聲之轉其義一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而不言日氣則

其字作日不作日可知書傳日日二字相亂故曰誤為日或讀

寒日滌凍塗為一句而云春日煖故凍釋而為塗泥則於寒字

不相連屬蓋古訓疏而句讀亦舛矣

鞠則見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孔氏補注曰戴震曰鞠讀爲噶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噶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噶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噶柄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引之謹案戴氏孔氏之說非也下文參中斗柄縣在下方言初昏則鞠見非初昏也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猶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下言初昏則上爲晨見明矣小正傳凡言星名者皆大星不在二十八舍之列南門織女是也鞠亦言星名則當與之同據月令孟春日在營室夏時曰當在奎奎婁降婁也星必與日隔次而後能晨見日在降婁則元枵晨見

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最大者其北落乎史記天官書曰北  
官元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旁有一大星  
爲北落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注曰北落入危九度或卽小正  
之鞠與元枵晨見則北落亦見矣若柳爲鶉火之星元枵晨見  
則鶉火伏矣何見之有又案傳云歲再見者蓋謂正月晨見六  
月昏見據月令孟秋日在翼夏時季夏日在翼日入三商則  
元枵見於東方而北落與之俱見矣

田魂螺也者

二月昆小蟲昆者衆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家大人曰  
舊本譌脫不成文理宛平黃氏本作昆者衆也由魂魂也  
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案由魂魂也者動也當作魂魂也

由與  
猶同



者動也黃本衍一由字孔讀由魂爲句魂也者爲句非也一切  
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此竝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  
連讀

有鳴倉庚 長股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蜚蜚也者或  
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琰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蜚  
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蜚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蜚與  
蝻同蝻鼃也廣雅鼃蝻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則後人以  
意加之耳因長股也三字誤在商庚也之下故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引之謹案莊說  
是也周官蝻氏注曰鄭司農云蝻當爲蜚蜚蝦蟇也元謂蝻今  
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鼃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蠅一名蠅

蠲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又案有鳴倉庚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蜮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豳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而不知與小正之例不合也當刪正

其類

三月犛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犛犛然家大人曰其類二字文義不明類當爲類類與貌同言其相還之貌犛犛然也下文云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矣隸書類類相似故書傳中類字多譌作類說見後靜而寡類下集韻類篇竝曰犛犛羊相還兒

田鼠化爲鴛

田鼠化爲鴛鴦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傳曰鷹

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鳩則鳴傳曰鳩者百鷓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鼠化爲鴛遂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鳩者

鳴鳩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家大人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蓋衍文也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時也

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家大人曰

糜者鬻也鬻俗作粥與種字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菽糜而衍也孔曰

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會菽糜之時耳於菽糜上加會

字以解之殊有未安虛本於大火中下增種黍菽糜四字案虛

以下文有菽糜以在經中之語以與下同故增此四字然但當增種

黍菽三字不當增糜字也說見下條或改糜為糜糜音糜亦非也書大傳

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尙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

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

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糜蓋糜字從黍

乃黍屬之不黏者玉篇糴關西謂之糜似黍不黏言黍則糜在其中不當於黍

菽下別出一糜字也或又改糜爲維糜維芑之糜尤非也糜音門乃赤苗嘉穀也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

時何也是會矩關而記之

菽糜以在經中己同又言之時何也是會矩關而記之戴先生

新校本改時爲是是爲時盧本矩關作短閔云或曰當作豆鬻

家大人曰舊本時是二字互譌當依新校本改正矩關或作短

閔皆豆鬻二字之譌或謂經傳無謂菽爲豆者非也投壺禮云壺中實小豆焉周時已有斯稱傳

之豆鬻正釋經之菽糜也孔引黃尚書曰矩法也以爲會法之

所關而記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傳云以在經中又言之

是何也時會豆鬻而記之者謂上經已言菽而此又言之特著

其時會豆鬻耳非謂上經已言菽糜也盧未達傳意謂傳已在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經中之云連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內增糜字蓋失之矣

蟬

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蜺螻也盧本於蟬上增寒字孔本不增家  
大人曰增寒字者是此是釋寒蟬非釋蟬也莊子逍遙遊篇螻  
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螻蛄寒蟬也一名蜺螻蜺螻卽蜺螻是  
蜺螻乃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之唐蠅乎

辰也謂星也

八月辰則伏辰也謂星也家大人曰此當作辰也者房星也今

本者譌作謂當依儀禮經傳通解本改星上脫房字當依初學

記歲時部上引補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

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

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盧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

初昏南門見

大衍歷議曰小正曰十月初昏南門見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

門伏非昏見也見唐書歷志秦氏五禮通考曰十月日躔星紀南門

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衍文孔氏補注曰昏

謂昏姻也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引之謹案秦說

是孔說非也上文四月初昏南門正因此衍初昏二字耳不得

曲爲之說而以爲昏姻也小正言初昏者凡五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

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皆謂日入以後今於嫁娶之

始亦曰初昏則何以別於日入以後之稱初昏乎且何以初昏

二字不置之他所而置之南門見之上使與初昏參申之屬相

亂乎小正篇中未有溷殺無辨若此者也三月綏多女士傳曰

冠子取婦之時也是嫁娶謂之綏女士如十月果言嫁娶則當

云初綏女士乃與上文相應不當改變其文而曰初昏也二月

綏多女士蓋舉嫁娶之最盛者言之而餘則從略猶周官媒氏

但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而不言他時之嫁娶也二月已言綏

多女士何須十月又言初昏乎譬之四時皆有田獵而小正獨

言十有一月王狩亦舉其最盛者言之不聞又言春蒐夏苗也

小正傳釋經文多有前後相比例者如解正月鴈北鄉則引九



月遑鴻鴈解獺獸祭魚則引十月豺祭獸是也綏多女士傳但言冠子取婦之時而不引十月初昏則十月未嘗言嫁娶明矣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十有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引之謹案梁者二字蓋後人所加虞人卽水虞也主者掌也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罔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麗韋注曰罔魚網也罟當作罟罟小網也是虞人之官主設罔罟也虞人主設罔罟故入梁取魚也故曰虞人官也主設罔罟者也上文主夫出火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文義與此相似若云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則義不可通

旦睹

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引之謹案且當爲且傳本且當爲睹

當爲睹說文睹且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

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今本作陽氣至始動至字涉上文而衍至十二月之末則

歲且更始陽氣將著故曰陽氣且睹

家大人曰鄭注易乾鑿度引夏小正十二月鷄始乳今本脫

### 固舉之禮

保傳篇大子乃生固舉之禮家大人曰之當作以言大子方生

固已舉之以禮矣桓六年左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

也以譌作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此已譌作

之魏書李彪傳引此正作以賈子保傳篇漢書賈誼傳竝同

參夙興

有司參夙興端冕冕之南郊家大人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  
端冕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叁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與參相似因譌

為參齊夙即齋肅昭十三年左傳云下善齊肅是也說文肅持

事振敬也夙早敬也是夙與肅同義故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

肅也後人不知參為齊之譌又誤以夙為夙興之夙而於夙下

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盧注云參夙今本參夙作參職夙字謂本作夙因譌而為職

三月朝也以參為三月夙為朝皆非也此是大子初生而見然之南郊未及三月也

以參夙連讀則夙下之無興字甚明太平御覽所引誤與今本

同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齋肅端纁宋小字本纁譌作魏書絕今本又改作綏

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並同

閑博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家大人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為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竝同

左視右視

故大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初學記引作故大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漢書作故

大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賈子迺作初餘同漢書

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家大人

曰兩視字後人妄加之也左右前後皆大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竝同

脫文二十三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今本脫去母正至不能母二十三字則文不成義當依漢書補入

習貫之為常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今本脫天字據元本及盧注賈子漢書補

習貫之為常家大人

曰習貫之為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考盧注內有自

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

書習之為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

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為韻貫與然為

韻習貫二字連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為常則文不

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及大子少長知妃色


漢書同賈子妃作好家大人曰案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此說大子亦

曰幼曰少長知好色曰既冠成人則作知好色者是也好妃則字相似故好譌作妃顏注漢書曰妃色妃匹之色於義未安則

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盧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大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大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大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脩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賈子漢書皆作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師古曰官  
謂官舍

### 功不匱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家大人曰匱  
 本作遺遺棄也尚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  
 功不遺若云功不匱則非尚賢貴德之謂矣草書遺字作形  
 與匱相似因譌為匱祭義老窮不遺釋文遺一本作匱廣雅遺加也今本遺譌作匱鈔本北堂  
 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十三及玉海學校類引此竝作遺陳禹謨本  
 又改遺為匱 賈子漢書同

### 徹去膳

過書而宰徹去膳家大人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  
 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改也初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

部十二竝引作徹其膳賈子作收其膳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家大人曰士傳民語上當有大

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係傳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

明證矣

賈子係傳篇及漢書賈誼傳故作大夫進諫

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

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卽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

溷入上注耳

有別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家大人曰有別本作

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致敬四代

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致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



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義竝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有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竝作所以明有敬也賈子漢書同

天子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夫教得而

左右正

各本此下衍左右正三字今據賈子漢書刪

則天子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

矣

盧注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據此則盧所見本已作天子盧氏抱經據此注以作天子者為是非也辯見下

家大人曰天子皆當作天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耳

上文天子春朝

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為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說成王為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

程王之德云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  
之旨皆不指教天子而言故皆言天子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是承上成王爲天子有三公三少以諭教  
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天子正矣若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  
子漢書皆作天子是其明證矣又案此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  
務也於賈子爲保傅篇所說皆教天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  
王之德至大史之任也於賈子爲傅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  
分別觀之

不辭

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  
車必覆也家大人曰辭當作辟字之誤也辟與避同謂避前車

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賈子漢書竝作避

雖有 不能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彙數譯而不

能相通句行雖有夂不能相為者教習然也家大人曰雖有當

為有雖不能當為能不此涉上句不能而誤能不者而不也古書

多以能為而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雖夂而不相為六字連讀賈子漢書竝作

行有雖夂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

是也盧注非

宴瞻其學

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引之謹案宴瞻其學當作宴

業詭其學賈子傅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續漢書百官志注通典職官二所引

如是建本潭本反譌作及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據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燕與宴通

宴業謂宴居時所習之業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學宴業即居學也宴下脫去業字耳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

謂宴居之業與所學者相反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

春秋淫辭篇曰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本句彼

言反此言詭下句彼言詭此言反其義一也詭字右畔之危與

詹相似又因上文視瞻俯仰而誤為瞻耳鈔本北堂書鈔引大

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陳禹謨依俗本改為宴瞻其學雖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

下之有業字

不傳

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傳元本作傳家大人曰不傳不傳皆義不

可通博與傳皆博之譌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簡聞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說文：少不多也。從小ノ聲。爾雅：槐小而微，榎樊光曰：小少也。不博則簡聞矣，不習則少誦矣。賈子傳職篇正作不博不習。

縱上下雜采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盧曰：縱字疑衍。元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孔曰：上謂衣，下謂裳。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見釋文。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不以禮五句對文，則縱字非後人所增也。傳寫

者以一美字譌作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

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

陳禹謨本又依俗本改弄為上下二字

弄即美之譌字賈

子作雜綵從美從卽縱之借字故知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也自

宋本已譌作縱上下雜采獨賴有賈子及北堂書鈔可以考見

原文耳

食肉而餒

飲酒而醉食肉而餒家大人曰餒當為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

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餒則義不可通飽餒草

書相似故飽譌作餒鈔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飽

陳禹謨本又改為餒賈

子同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

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

各本論作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

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注小史云先王死曰為忌名為諱是也又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

名惡忌曰若子非是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大史所掌故曰大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誦

訓所道方慝案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大史所掌此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不知風

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盧注曰聲樂之失任在大

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家大人曰玉藻

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

子傳職篇曰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訟逆樂序凡此其

屬詔工之任也是其明證矣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大

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卽繼以工史大師爲工之長猶大史爲史之長不言大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大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下大史所掌溷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大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蓋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

### 持升

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依賈子改升爲斗

注及下文同

云舊本作升

形近而誤

隸書斗字作什因譌而爲升

孔本仍作升云鄭君士冠禮注曰勺

尊升所以斟酒然則持升者持勺非量器也古字升斗相似新書寫誤耳家大人曰盧改升爲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



勺之斗說文作料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士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

考工記梓人為飲器鄭注勺尊斗也

今本亦案說文酌音拘挹也從斗奭音拘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酌

酒疏云案少牢云罍水有料與此勺為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罍料所以酌水則此為尊料酌酒者也疏以料斗為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為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

又案此文云大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則大宰所持之斗乃羹斗也說文魁羹斗也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鞞而殺之卽此所謂斗矣

出就外舍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  
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家大人曰出就外舍本作入就小學學小  
藝履小節二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  
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闡師保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  
又引白虎通尚書大傳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  
出就外傳住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  
就外傳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  
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傳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  
學爲出就外舍則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忤矣新  
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

學爲一以曲從己改之正文則其謬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八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焉卽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今據以訂正書大傳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雖入學之年與此不同而亦以小學大學對文

### 巾車教

此巾車教之道也盧注曰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家大人曰巾卽車字之誤而衍者此車教之道也乃總承上古之爲路車也云云言古人作車使人處其中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前聽鸞和之聲側睹四時之運是卽古人車教之道也與上言胎

教之道文同一例賈子作此與教之道白虎通義作此車教之  
道見續漢書 輿服志注皆其明證也車上衍巾字而盧因以周禮巾車釋  
之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不跂

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跂一作跛家大人曰跂字於義  
無取作跛者是也曲禮立母跛鄭注曰跛徧任也列女傳母儀  
傳古者婦人妊子立不踈今本踈譌作踈依 段氏若膺校本改踈與跛聲相近也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所引已誤作跂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此  
正作跛賈子胎教篇同跛古讀若波故與差詈為韻詈古讀若

羅說見六書 音均表

王左右

猶此觀之猶與王左右不可不練也賈子王作立一本作主

大人曰立字是也主者立之譌王又主之譌耳埤倉云練擇也

見文選言立左右不可不擇即上文所云選左右也此本出賈

子書謂立左右當以周為法而以秦為戒所謂不可不練者即

指漢之立左右而言則不當云王左右也

### 檀臺

桓公以齊強於天下桓公各本作威王乃後人誤以說苑改而

簡公以弑於檀臺盧曰注云檀臺名也則正文本無臺字可知

舊本正文作檀臺誤家大人曰盧說非也正文本作檀臺注當

作檀臺臺名也傳寫脫一臺字耳哀十四年左傳史記齊世家

田完世家竝作檀臺若但言檀何以知其為臺名乎賈子亦作

檀臺足徵舊本之不誤

再為義王 敬再其說

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王盧釋再為義王  
句曰陽穀與召陵也家大人曰盧以陽穀召陵釋再字之義所

謂曲說者也再當為再再字俗書作再再古稱字王當為主皆

字之誤也稱為義主者天下皆稱桓公為義主也漢書董仲舒

傳曰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誼與

義同下文曰失管仲任豎刁狄身身歿不葬而為天下笑始則

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也賈子胎教篇作稱

為義主是其明證矣文王官人篇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恇無所

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曰言苟自驕薦持以為勇終必

恐懾而更至恭佞也家大人曰盧以恭佞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爲亟集韻亟或作盭因譌而爲敬管子五行篇天子亟行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再當爲再皆字之誤也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冉與稱同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長子冉孝仲秋下旬碑嘉冉卓然稱字竝作冉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尙書湯誓篇敢行冉亂稱字亦作冉今尙書中稱字無作冉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冉爲義主及亟冉其說兩冉字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

異而相應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家大人曰異而相應

本作處異而相應鄒陽云意合則胡越為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與未見而相親對文

今本脫處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參差矣賈子及說苑尊賢篇

竝作處異而相應

以齊至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家大人曰以齊至本作自

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若云以齊至

則義不可通賈子正作自齊魏至

貴其能讓也

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

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

也家大人曰貴其能讓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讓也篇內五患其



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譌而爲貴後人  
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以字耳盧注言以已能而競於人則正文有以字甚明盧注本  
作患其以已能而競於人今本作貴不以已能而競於人亦是  
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患其不能以  
讓也說苑說叢篇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卽用曾子之文  
今依阮氏芸臺曾子注釋訂正

守此勿勿 無勿勿於賤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曰勿勿猶勉勉引之謹案盧以勿  
勿爲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  
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惓惓矣若之何忽忽  
惓惓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

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悒悒盧注悒悒憂念也又曰君子終身

守此憚憚盧注憚憚憂惶也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悒悒憚憚

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後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

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是其明證矣

### 不善者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家大人曰恐其及已謂恐不善之及已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揆湯卽其證

###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曰補謂改也戴氏校本改作文此以意爲之不可從引之謹案下文曰補則

不改矣則補非改也補疑當爲掩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蓋也匿

也掩則冀幸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余曩以補爲古文遂字之誤  
非是

恭而不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案難讀爲難爾雅曰難動也

又曰難懼也

動與懼義相近故詩言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爾雅震難同訓爲動又同訓爲懼商頌長發

篇不難不竦毛傳曰難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

恭而不難荀子君道篇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難亦讀爲難

鞏方言作蚤云蚤懼戰栗也荆吳曰蚤懼蚤懼又恐也蚤郭璞

音鞏鞏與蚤聲義竝同又與恐聲相近也恭而不難敬而不鞏

鞏與難義正相承恭而不難安而不舒舒與難義正相反也

惠而不儉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案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為慧儉讀為

險廣雅曰陂險衰也衛將軍文子篇曰而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荀子成相篇曰讒人罔極險陂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

無險誠私謁之心崔靈思注曰險誠不正也韓子詭使篇曰損仁逐利謂之

疾險皆謂險陂也說文儉儉也儉利于上佞人也盤庚相時儉民馬融注曰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說文

論字注引立政勿以論人今本論作儉馬融注曰儉利佞人也廣韻儉論竝七廉切又虛檢切與險同音說文繫傳曰論猶險

也儉論險竝同義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陂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

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會子本孝篇不與儉行以微幸漢慎令劉脩碑動平儉中儉竝與險同荀子富國篇

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當為險文子上禮篇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淮南俶真篇險作儉

道遠日益云

君子亂言弗值神言弗致各本亂言下衍而字致下道遠日益

衍也字今據上下文刪

云眾言弗主各本言作信涉下不信而誤今據注及上下文改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

和家大人曰余友汪氏容甫云亂言弗植五句一氣相承無容

插入道遠日益云五字此五字當在上文兩問則不行其難者

下云當作矣見下引荀子此承上之詞也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

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如此則道遠日益矣楊倞注荀子云為道久遠自日

有所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今本言譌作立

不敢立為道遠日益矣語皆本於曾子以是明之陳氏觀樓說

論議非是畧同

### 儉而好僮

好直而徑儉而好僮者家大人曰僮塞也好塞之語不通儉而

好僮本作爲儉而僮與好直而徑對文謂爲儉而不達於禮也

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儉上無好字明矣

爲惡

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家大人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今依新校本訂正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怒之而觀其不悞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盧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承誣當爲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

而理小人喜則輕而黜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空形與巫相似故從巫從巫之字往往譌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巫一作空方言詁詭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莖莖黃菽藩釋文云莖心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蓋莖字或作莖譌作莖故讀者又戶耕反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亦其類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也韓策輕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實禍此則一本作輕一本譌作誣而後人又誤合之也

而能夙絕之

大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家大人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

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下注既為

而能改之既為二字亦解復字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

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

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

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由與猶同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

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

猶使承嗣也家大人曰勿慮猶言無慮語之轉耳高注淮南傲

真篇云無慮大數名也言治國之道雖未備而大較已存乎此

矣盧注謬詳見通說

而致敬而不忠

而致敬而不忠



曾子立孝篇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引  
之謹案致敬而不忠當作致忠而不敬此承上微諫不倦而言  
不敬則雖忠而言不見聽故曰不入內則云諫若不入是也致  
忠與盡力事相類不敬與無禮事亦相類下文禮以將其力承  
盡力而無禮言之敬以入其忠承致忠而不敬言之然則今本  
作致敬而不忠者誤也

可人也 不可人也

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盧曰兩人字皆入字之  
譌觀上交致敬而不忠則不人云云明是入字無疑戴先生校  
本改爲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孔依盧戴改人  
爲入而仍作可入也吾任其過釋曰過則稱已仍作不可入也

吾辭其罪釋曰諫若不從又為之辭說使親若無罪然引之謹

案戴改是也不可入謂諫而不從也吾任其過者所謂過則稱

已也可入謂諫而從也吾辭其罪者辭辱親之罪也親從諫則身不陷於

不義而吾無辱親之罪矣故下文云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下文引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此承上不可入也吾任其過言之故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

辭又引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承上可入也吾辭其罪言之

故盧注云申可以入之義各本入字亦孔說似迂

加之如此

曾子大孝篇加之如此謂禮終矣家大人曰此本作如此之謂

禮終矣今本加字即如字之誤而衍者之字又倒在如此上則

文不成義祭義作此之謂禮終是其證

作亂

曾子事父母篇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家大人曰作字衍此謂父子爭辨則亂由此興非謂作亂也且旣言興則不得更言作據下文云由已爲賢人則亂則亂上本無作字明矣立孝篇又云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

也兄事之

尊事之以爲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家大人曰尊事之以爲已望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爲衍字兄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是也旣爲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旣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又下

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事之與

養之對文上文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文義亦與此同則事上不當有兄字

蓋亦涉下文而衍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

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盧注讀故若為句解

曰且自如也孔氏補注曰故若猶言如故引之謹案故字當屬

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

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古人之文多有詳於下而

略於上者檀弓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

生受賜而外晉語曰彼塞我施者無天乎若云有天吾必勝之

今本云字誤在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言道乎下辯見本條

以不行而我之所以不豫也趙注曰天自未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失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皆是也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間也羣書治要引曾子而明作而不聞引之謹案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為其莫之間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為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為證

白沙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家大人曰沙即今之紗字非泥沙之沙也

泥讀為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性篇曰白紗入

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

紗字故借沙為之周官內司服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縛與緇同也

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素沙即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

亦如白沙在涅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

作白沙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為紗之借字也論語陽

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阜淮南傲真篇曰以涅染緇

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在涅猶論衡之言白紗入

緇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亦音涅滓亦音緇即論語之涅而不緇

故知泥為涅之借字也

庸孰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盧注曰庸用也孰誰也  
家大人曰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既  
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釋詞庸字下

固不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拙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  
君子弗爲也家大人曰難讀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  
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  
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盧說不難二字未了孟子離婁篇於禽  
獸又何難焉亦謂何患也趙注說何難  
二字亦未了故下文云則君子不患  
矣不患卽此所謂不難也晉語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

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餘見左傳非無賄之  
難下

有士者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戴先生校本改有士者爲有  
士者孔本仍作有士者釋曰有士不用則君之恥家大人曰有  
士者猶言有國者史記孔子世家曰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  
夫道旣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又自序曰且士賢能  
而不用有國者之恥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  
之過有國者之恥意並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  
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土作士  
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爲之說



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

以得之

管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

舜唯以得之也永樂大典本作舜唯仁得之也家大人曰當作

舜唯以仁得之也

今本脫仁字永樂大典脫以字

上文曰君子以仁為尊下文

曰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竝與此仁字相應若無仁

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或曰古人辭質此承上

文以仁為尊則仁字可省此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

麀穴

曾子疾病篇鷹鷂以山為巢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

而麀穴其中孔曰曾重也麀窟也家大人曰古無訓麀為窟者

且蹙穴與曾巢對文則蹙非窟也余謂蹙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為穴也廣雅曰歛穿也隱元年左傳曰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為深溝韋注闕穿也歛闕蹙竝通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竝作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

貸乎如人鮑魚之次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貸永樂大典本作膩羣書治要引曾子同焉摠意林作戲家大

人曰貸膩戲皆職字之譌

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職也黏膩如脂之職也今本職字亦譌作膩

廣雅曰苾香也職臭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職乎如入鮑

魚之次又案次字宋本與今本同孔氏補注從永樂大典本作

隸而以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禮作隸為證今案次即隸也

周官

廛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稅布不必改爲肆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鮑

魚之次與宋本同文選注作肆者後人依家語六本篇改之耳

所興作

曾子天圓篇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不治亂所興作也家大人曰所下有由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則有由字明矣

俛匈而後生

唯人爲俛匈而後生也家大人曰俛匈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四後字而衍

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曰饋食

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

曰饋食孔氏補注曰大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

引之謹案孔說非也天官宰夫鄭注曰牛羊豕具為一牢晉語

韋注曰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

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曰特牲何得

尚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桓

八年公羊傳何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

夫亦大牢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盧注曰天子諸侯之卿

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搔盧注

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盧注此篇止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

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天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

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大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

據本牛下有羊豕二字

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大年則牛下已脫羊豕二字

羊下有

豕字也曰饋會曰字蓋因上文兩口字而衍特豕饋會四字連

讀

士虞禮特豕饋會文與此同

特豕饋會者謂士之饋會以特豕而無牛羊

即儀禮之特牲饋會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會禮

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會而牲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

字則是以饋會之名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

會乎盧注特豕饋會曰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

也言儀禮特牲饋會禮與少牢饋會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

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即特牲其文已著故不須更言曰

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會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會正以見

大夫之少牢亦饋會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不與諸侯互相足者饋會乃宗廟之祭諸侯之祭兼宗廟社稷山川非饋會所能該也盧據特牲饋會以解特豕饋會則饋會上無曰字可知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一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大戴禮記中

高郵王尚書

引之著

枉者滅廢

武王踐阼篇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家大人曰滅廢本作廢滅後人不通古音故改為滅廢以與世字為韻不知世字古又讀若設故與滅為韻大雅蕩篇在夏后之世與揭害讀若揭撥為韻莊子大宗師篇所以行於世也與殺為韻皆其證也王應麟曰學記正義尚書帝命驗滅廢作廢滅是王所見學記正義本作廢滅而今本正義作滅廢則又後人依俗本大戴改之也唯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命驗作廢滅則至今未改

履履

於履履爲銘焉家大人曰履卽履之誤今本作履履者一本作履一本作履而後人誤合之耳下文作履履亦誤學記正義引此無履字

亦不可以忘

席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王曰以忘一作不志

孔曰席四銘通爲一章當從志字方與上悔下代合韻家大人

曰孔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一反一側尔俗作尔不可不志

尔武王自謂也下文見尔前盧爾後卽其證古者爾汝之爾通作尔漢校官碑卑

尔熾昌是也後人但作尔而尔字遂廢志讀檀弓小子識之之識此承上文安樂

必敬云云而言言雖一反一側之間尔亦不可不識之也今本

尔作亦以字形相似而誤不志作以忘則後人以盧注改之也



案注云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此正釋不可不志之意後人不達遂改正文之不志爲以忘以從盧注謬矣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志字已誤作忘唯余字不誤鈔本北堂書鈔服飾部二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引此竝作余今本類聚作爾不可不志

視邇所代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盧注曰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王本邇作爾陳氏觀樓曰爾字是也爾卽後鑑銘見爾前慮爾後之爾乃武王自謂也爾所代謂殷也家大人曰陳說是也爾卽上文余不可不志之余藝文類聚引作爾太平御覽作尔今本作邇者借字耳盧以邇爲近失之

其禍將然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家大人曰廣雅曰然成也謂其禍將成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淮南原道篇萬物固以自然以與同聖人又何事焉泰族篇天地正其道而物自然皆謂物自成也

三就

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家大人曰蓋三就焉當作蓋三千就焉三千言其多也故下文云不得辯知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語卽本於此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亦云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今本脫千字則義不可通且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案就者謂來就夫子也而注釋三就云謂大成次成小

成也則是以就爲成就而曲爲之說此注蓋後人所加案下注  
先就夫子云云卽指此就字而言則盧不以就爲成就可知今  
以就爲成明與下注異義故知爲後人所加家語弟子行篇作  
蓋有三千就焉卽襲此篇之文

顏淵

是顏淵之行也家大人曰淵本作回盧注顏回魯人字子淵卽  
其證此篇於諸弟子皆稱名不稱字今本作顏淵者涉注文而  
誤家語正作顏回

國一逢有德之君

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家大人  
曰國當作回自一逢有德之君以下皆指顏子而言非指國而

言則國為回之謨明矣家語作若逢有德之君亦指顏子而言

夫子未知以文也

家大人曰此當作夫子和之以文曰

朱本和之譌作知未宋本譌作未知曰譌作也朱本

也下有日字

子路好勇故夫子和之以文下文引長發之詩又曰夫

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此正夫子和之以文之事也上文云夫

子說之以詩句法正與此同盧注節其勇也正釋和之以文四

字家語作孔子和之以文

王肅曰和仲由以文

說之以詩是其證自下文

詩云以下皆夫子之言

篇內引詩者並同

盧本作夫子未知以文也而

釋之云此夫子即指仲由則下文皆不可通矣

不勤

好學省物而不勤家大人曰不字涉上句不怠而衍省者察也

省物而勤與好學同意猶言勤於省物耳注乃以省為減省之  
省而釋之曰事省則不勤此曲為之說也家語作好學博藝省  
物而勤是其證

王曰省錄諸事而能勤

### 禮儀

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家大人曰禮儀本作禮  
經此淺學人以中庸改之也據注云禮經三百可勉學而能知  
則正文本作禮經明矣本命篇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  
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漢書藝文志及禮記正義引春秋說並  
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薛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

家語同

王注亦與盧注同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

孔以不學其貌為句釋曰不貌為君子竟其德為句敦其言為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四  
句釋曰竟盡也敦厚也家大人曰不學其貌竟其德皆義不可  
通孔曲爲之說非也不學上有博無二字而今本脫之博無不  
學爲句言其學之博無所不學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  
患其不博也又天圓一篇所言皆博學之事然則曾子未嘗不  
博學也竟當爲恭字之誤也其貌恭爲句其德敦爲句其言下  
屬爲義此依家語訂正

業功

業功不伐貴位不善家大人曰業功當依家語作美功字之誤  
也隸書美字或作莛業字或作業二形相似墨子上賢篇美章  
而惡不生漢書賈誼傳一勳而五美附今本美字竝譌作業  
美功與貴位對文

不佚可佚

不侮可侮不佚可供不敖無告盧注不釋佚字引之謹案佚當  
讀爲佚佚輕忽也可輕忽者不輕忽之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  
大無敢慢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故美玉蘊於砥礪凡人視之佚  
焉李善注引廣倉曰佚忽忘也說文作誅云忘也佚誅竝與佚  
通論衡別通篇不肖者輕慢佚忽

顓孫

是顓孫之行也家大人曰顓孫下脫師字當依注及家語補

欲善則訊 當是如

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  
家大人曰欲善則訊訊當爲詳言欲善其事則慮之必詳卽上  
文所云先成其慮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此以知言之欲善則

詳欲給則豫此以行言之今本詳作訊乃後人因上句問字而  
 改之而不知上下之各為一義也當是如三字文不成義如讀  
 為而是書多以而為如如為而而下有行字而今本脫之當是而行者當是  
 事之至而行之即上文所云及事而用之也偃也得之矣乃總  
 承上五句而言家語作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是其證  
 朱氏不知如為而之偕字又不知如下之有脫文遂改當是如  
 為當如是失之遠矣

天道

啟蟄不殺則天道也家大人曰天道上順字而今本脫之則  
 文義不明啟蟄天道也啟蟄不殺是順天道也家語正作順天  
 道



所親

是女所親也家大人曰親下有覩字而今本脫之此荅子貢賜所親覩之語則亦當有覩字下文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正對女所親覩而言若無覩字則文不成義此因親覩字形相似而寫者因脫其一耳

賜得則願聞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賜則願得聞之也今本得字在則願上則文不成義永樂大典本作賜得願聞之也亦非家語省其文作賜願得聞之亦以願得連文

自設於隱栝之中

引之謹案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設字文不成義盧注

能以禮自鞏直也亦譌誤難曉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引

此設作娛羣書治要引尸子勸學篇曰孔子曰自娛於櫟栝之

中蘧伯玉之行也娛字與小司馬所見本合蓋作娛者此記原

文也娛與虞同眾經音義卷三引字廣雅虞安也言自安於隱

栝之中也今本作設蓋後人用韓詩外傳改之案韓詩外傳自

設於隱栝之中設字當作誤古虞誤同聲故外傳借誤為虞文

官人篇營之以物而不虞逸周書虞作誤寫者譌為設耳俗書設字作

直人

直已而不直人不直人盧從劉本作不直於人孔曰能曲以下

人家大人曰盧之校孔之注皆非也直謂相切直也見爾雅襄

七年左傳正曲為直杜注曰正人曲也呂氏春秋自知篇堯有

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士高注曰司直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舊本司直作司過乃後人所改今據高注及淮南主術篇改漢書東方朔傳

日以史魚為司直以上凡言直者皆謂相切直也直已而不直人猶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謂直於已而曲於人也劉本作不直於人非是羣書治要引尸子亦作直已而不直人家語同

順君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

仲之行也晏平仲上當有益字引之謹案命即君之命不得分君與命為

二也順君當為順命言君有道則順受其命無道則不受命也

史記晏嬰傳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衡與橫同仲尼弟子傳索

隱單行本引大戴記曰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家

語弟子行篇同王肅注曰君有道則順從其命衡橫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皆其證矣今本順命作順君者涉上文四君字而誤

在尤之外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引之謹案已言不在尤之內則不須更言在尤之外矣在尤之外四字蓋注文之誤入正文者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單行本引此曰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內貧而樂也無在尤之外四字是其證家語同

闇昏忽

五帝德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卒業二字有誤闇昏忽之意

家大人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蓋盧注之誤入正文者此篇盧注

全脫唯昏字誤人  
正文故至今尚存  
闇忽不明之意即上所云隱微之說也上世

之事遠而難明故言闇忽楊雄劇秦美新曰道極數燁闇忽不

還闇忽二字本此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闇忽陷中陷於深井  
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祗勵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祗勵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作砥

礪而朱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祗勵本作祗屬祗敬也言四

海之外莫不敬屬猶皋陶謨言敢不敬應也此文言莫不祗屬

下文言莫不從順莫不說夷莫不賓服皆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之謂無取於砥礪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又不得言砥礪也蓋

屬厲字形相似因譌而為厲  
今本作厲又厲之俗書  
故開元占經龍魚蟲

蛇占引大戴作砥厲而後人遂改砥厲為砥礪謬矣自小司馬  
所見本已作砥礪而孔又為之說曰砥礪喻平均也其失也鑿  
矣史記作砥屬家語作底屬王肅曰底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之也雖砥底與砥  
異文而下一字皆作屬且屬與木為韻此篇文多用韻下文莫不說夷亦與夷回為韻  
若作厲勵礪則皆失其韻矣

知民之急

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知民之急  
元明本及史記五帝紀竝同宋本急作急朱本改急為隱孔氏  
補注曰急痛也讀如勤恤民隱之隱引之謹案元明本從史記  
作急是也宋本作急即急字之譌或改急為隱或即以急為隱  
字皆非也急與服為韻急於古音屬緝部服讀如匍匐之匍於古音屬職部職緝二部古或相通小雅

六月篇我是用急與飭服熾國為韻爾雅釋訓愈遐急也與極德直力服息毒忒倉告則慝職鞫為韻亦猶知民之急與服為韻也又井九三可用汲與倉惻福為韻大雅思齊篇不諫亦入與式為韻檀弓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與得息為韻管子形勢篇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載讀若則淮南兵略篇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皆藏緝二部相通之證 若作急則失其韻矣上文以靈名身為韻 易彖象繫辭文言及蹇辭遠微為韻 說文遠從袁聲袁從口諸子多以真庚二部通用 聲口讀若圍則遠字亦可讀若圍上文聰以知遠與微為韻猶幽風東山之我徂東山與歸為韻小雅谷風之思我小怨與嵬萎為韻此以元脂二部通用 下文以用送為韻誨事為韻郁疑為韻時士為韻馬下為也 韻則此文亦以急服為韻可知家語龔用此篇之文而改知民之急為知民所急則原文本是急字又可知

殺三苗

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孔曰殺窳字之誤古文尙書曰窳三  
苗窳之言窳也家大人曰孔說非也殺非殺戮之殺乃槩之借  
字謂放流之也字亦通作蔡說文槩樛槩散之也從米殺聲昭  
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上蔡字  
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槩音同下蔡叔如字正義曰槩爲放散  
之義故訓爲放也又說文窳讀若虞書窳三苗之窳今書作窳  
字林窳七外反與窳同音見唐韻正窳窳槩殺蔡五字聲近而義同  
皆謂放流之也然則殺三苗卽窳三苗故孟子萬章篇亦云殺  
三苗于三危非窳字之誤

其言不貳 執事無貳 邦國之貳

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四代篇執事無貳朝事篇殷眺以成邦國



之貳成字義不可通當依周官改作除典瑞云以除慝是也家

大人曰貳皆貳之譌貳音他得反卽貳之假借字也其言不貳

家語五帝德篇貳作忒若非貳字不得與忒通執事無貳楊簡

先聖大訓本貳作貸貸與貳同若非貳字不得有作貸之本邦

國之貳周官大行人貳作慝慝與貳同聲若非貳字亦不得與

慝通書傳貳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貸下

### 陶家

陶家事親盧從屠本改陶家爲陶漁孔改家爲稼云從御覽引

改皇王部六家大人曰家卽稼字也大雅桑柔篇好是稼穡釋文稼

作家是其證鈔本御覽引此正作家與各本同刻本作稼此後

人以意改屠本陶家作陶漁此依家語改皆不可從

敷土

使禹敷土引之謹案敷本作傅此後人依禹貢改之也作敷土

者古文尙書作傅土者今文尙書也

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

大戴與今文

同故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是其證荀子成相篇及周官大司樂注亦作傅土

鮮支長

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陵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家大人曰鮮支上有西字而今本脫之鮮支渠陵氏羌皆西戎也若無西字則上與交阯大教連文矣孔曰鮮支渠陵禹貢所云析支渠揆者也此西方所撫國名不言西者書大傳曰西方者鮮方也言鮮支則西已見案此曲說也鮮字既讀為析支之

析矣豈得又讀為東西之西乎史記作西戎析枝渠陵氏羌戎字

蓋涉下文說苑脩文篇作西析支渠按氏羌皆其證又案東長

鳥夷羽民長下亦有夷字長夷鳥夷皆夷名史記東長鳥夷索

隱曰長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夷號據此則大

戴原有夷字而今本無者後人依史記刪之也說苑亦云東至

長夷鳥夷今本鳥作島乃後人依今本禹貢改之說見古文尚書換異

高陽之孫 顓頊產鯀

引之謹案鯀之先世有二說有以鯀為顓頊子者五帝德及世

本之說也五帝德曰率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高陽即顓頊史記夏本紀索隱曰系本亦以鯀為

顓頊史記夏本紀三代世表用之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

顓頊有謂顓頊五世而產鯀者帝繫之說也漢書律厯志王逸

離騷注高誘淮南原道篇注用之

志引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  
鯀玉逸離騷注引帝繫曰顓

頊後五世而生鯀高誘原道  
篇注亦曰鯀帝顓頊五世孫

今本帝繫作顓頊產鯀而無五世

字則後人據五帝德篇刪之也史記索隱曰鯀既仕堯與舜代  
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據小司馬說則  
五帝德篇謂禹高陽之孫者誤也孔氏補註爲之說曰高陽顓  
頊之後爲高陽氏之君者也高陽非即顓頊上古質略鯀父以  
前既無令德名字不著通稱高陽云爾鄭君說虞書三帛云高  
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明堯時有高陽氏也以上  
孔說今  
案上文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則單稱高陽者正  
謂帝顓頊非若高陽氏高陽之後統子孫言之也不得以彼而  
證此且上文顓頊黃帝之孫帝嚳元囂之孫帝舜蟠牛之孫皆

謂子之子爲孫不應高陽之孫獨連後世爲通稱也帝德帝繫傳聞各異學者兩存而闕疑焉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

稱以上士

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戴先生校本曰稱以上士當從史記作稱以出此承上爲律爲度而言猶云比量而出之也孔仍作稱以上士釋曰稱爲上德之士家大人曰作稱以出者是也出與律爲韻若作上士則失其韻矣隸書士字或作土出字或作史二形相似故書傳中出字多譌作士

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

爲欲篇謀出譌作謀士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淮南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譌作士

史記稱以出集解徐廣曰一作士索隱曰按大戴禮見作士據

此則小司馬所見本作稱以士而無上字後人不知士為出之  
譌而又加一上字則謬以千里矣孔曲為之說非是

夫子

有為道諸夫子之所家大人曰夫子當作孔子上下文皆稱孔  
子記者之詞也其稱夫子者乃宰我之語不當於此處闌入家  
語正作孔子

泝水

帝繫篇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句氏產青陽及昌意

氏產青陽之氏讀為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惠氏儀禮古義  
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

字亦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記五帝紀泝水作江水  
放此

路史疏仡紀曰江水即泝水今之湔泝水引大戴禮青陽降居

氐水家大人曰漢書地理志蜀郡湍氏道禹貢嶧山在西徼外  
江水所出氏卽氏羌之氏蜀郡之有湍氏道猶廣漢郡之有甸  
氏道剛氏道也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湍氏縣名非水名如江水出湍氏  
道徼外而卽可謂之湍氏水豈白水出甸氏道徼外而卽可謂  
之甸氏水涪水出剛氏道徼外而卽可謂之剛氏水乎且氏是  
氏羌之氏其字不從水羅泌改湍氏爲湍泚以牽合大戴禮之  
泚字甚矣其謬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  
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一居若水一居人宮室區隅蔡  
邕獨斷與漢舊儀同二書所記與大戴禮史記不同而皆言居  
江水不言居泚水徧考地理之書無謂江水爲泚水者泚蓋字  
之誤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江誤爲泚

淮南說林篇使工厭竅今本工誤作氏是其例也羅泌引大戴禮作泚則所見已是誤本

滕氏 滕氏奔

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家大人曰當作顓頊娶于滕奔氏滕奔氏之子謂之女祿今本上滕奔氏脫奔字下滕奔氏奔字又倒在氏字下今訂正

吳回氏 陸終氏 付祖氏 女皇氏 女匱氏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家大人曰吳回氏陸終氏兩氏字皆涉上下文而衍又下文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兩氏字亦衍今竝據史記楚世家訂正又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匱氏女皇女匱



下亦衍氏字今訂正

于越

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曰于發聲于越猶春秋於越家大人曰于當作于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貉之子楊倞注于越猶言吳越謝氏金圃校本改于爲于又改注爲于越猶言於越誤與孔同說見讀書雜誌漢書貨殖傳

參已 故知明則行無過

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知日參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孔改上知字爲如釋曰如而也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家大人曰孔改知爲如是也而釋參已則曲爲之詞曰參已當從荀子作日參省乎已參讀爲三玉篇曰已身也卽曾

子所謂曰三省吾身也今本脫省乎二字則文不成義故知明則行無過亦當從荀子作則知明而行無過此則字與上兩則字文同一例知明承博學而言行無過承三省而言今本則作故而作則則文義不順

跂而望之 升高而博見

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家大人曰下二句亦當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今本矣作之之作而與上二句文義不協寫者之誤也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正作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荀子同

通中正

是故君子靖居基學脩身致志處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僻  
邪而通中正也通字宋本明本與今本同元本作道荀子勸學  
篇作近引之謹案通當為邇邇近也故荀子作近言近君子而  
遠小人也孔氏補注改從元本作道非是通為邇之譌漢巴郡太守張  
納碑靡古不通字作通司隸校尉魯峻道又通之譌也秦策甘茂之吏  
碑兼通顏氏春秋字作通竝與邇相似  
道穴聞之韓子外儲說右篇  
道譌作通是通道字相似

### 始教

始教七身禍災乃作家大人曰始教二字義不可通始讀為怠

商頌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始鄭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始是讀始為怠也昭五年左傳滋敝邑休始而怠其  
夙始亦與怠同唐石經宋本皆作始明監本改作怠是不  
識古字也墨子禱守篇多執數賞卒乃不始亦以始為怠  
教當  
為敖字之誤也  
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王嘉傳作無  
敖佚欲有國教教字相似故古今文不同  
敖與

傲同亾讀為忘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忘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

也韓子飾邪篇作亾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作亾齊策老婦已亾矣韓子難一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亾歸淮南要

略齊景公獵射亾歸亾並與忘同言怠傲而忘其身則必有禍災孟子所謂般

樂怠敖自求禍者是也荀子作怠慢忘身慢亦傲也投壺及晉語注並云

也敖慢

### 千里

騏驥一蹶不能千里駑馬無極功在不舍家大人曰千里本作

十步舍止也息也言若使騏驥一蹶而止則尙不能及十步而

駑馬之所至反無窮極者其功在常駕而不息也今本十步作

千里者十千字相似又涉上文千里而誤耳玉篇蹶動也引大

戴禮騏驥一蹶不能千步雖十誤作千而步字尙未誤荀子作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謝校荀子據玉篇所引謂十步當作千步  
非也騏驥一蹶實不能十步非但不能千步而已也若云不能  
千里則失之愈遠矣且步與舍爲韻舍古讀若庶說見唐韻正若作千里則  
失其韻矣

朽木不知

楔而舍之朽木不知知者宋本元本及明程榮本竝同自沈泰  
本始改知爲折而朱本盧本孔本皆從之家大人曰作知者原  
本作折者後人依荀子改之也晉書虞溥傳剗而舍之朽木不  
知所引卽大戴禮文晏子雜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  
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衝卽折衝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  
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是知與折古字通故荀子作折大戴作

知孔以宋本作知爲譌字非也

折於古音屬祭部知於古音屬支部支祭二部之字古或相通

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注折折安舒貌詩曰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哲之爲知折折之爲提提亦猶折之通作知也他若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禮運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爲倪說文陞讀虹蜺之蜺此皆支祭二部相通之證

不積 不至

爲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曰至一作聞家大人曰爲善而

不積乎衍不字豈有不至哉一本作聞是也此承上聲無細而

不聞四句而言故言爲善而積則未有不聞者曾子制言篇曰

上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意正與

此同若云豈有不至哉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孔曲爲之說非

荀子作爲善不積耶安有不聞者乎積上亦衍不字羣書治要

引荀子作為善積也與邪同安有不聞者乎

灑

譬之如沔邪水潦灑焉莞蒲生焉家大人曰灑當作屬屬讀曰

注 土昏禮記酌元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匠人水屬不理孫注屬讀為注土喪

禮喪大記之屬獮荀子禮論篇作注灑謂沔邪為水潦所注也說苑建本篇作水

潦所注是屬即注也今作灑者因潦字而誤加水旁耳說文玉

篇廣韻皆無灑字唯集韻有之亦非謂水潦

情之道

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家大人

曰道讀為導出言調悅則民樂從是以我之情導民之情也故

曰調悅者情之道也故下文云言調悅則民不辨法家語作說

者情之導也是其證注以道爲治人情之道失之

服汗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汗矣盧注曰服事也家大人曰盧  
訓服爲事事汗之語不可通余謂汗上本無服字上文云邇臣  
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云邇臣便辟不正廉則羣臣汗矣  
今本有服字者涉下文邇道之服而衍家語入官篇無服字

良上 始故

是故夫王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

左右

句

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家大人

曰此文本作是故夫王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

必自擇左右是故佚諸取人

諸亦於也

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



事兩是故上下相承經傳中若此者多矣今本賢君下有良上

二字即上文良工之誤而衍者家語無下文是故又誤作始故則

文不成義若以始字屬上讀則與上二句文義不合

尊嚴而絕

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家大人曰絕本作危上文曰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正所謂尊嚴而危也下文曰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亦言其危也今本危作絕則與上下文不合蓋危誤為色又誤為絕耳孔曲為之說非家語正作危

情邇暢而及乎遠

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關與貫同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

以身爲本者也引之謹案情邇暢而及乎遠本作情邇而暢乎  
遠與察一而關于多文正相對家語人官篇曰情近而暢乎遠  
察一而貫乎多魏杜恕體論曰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  
乎萬見羣書治要皆本於此篇也今本作情邇暢而及乎遠者傳寫  
者以而暢乎遠誤作暢而乎遠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乎遠上加  
及字耳孔氏補注又改及爲極誤矣

不可教

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家大人曰不可教上  
亦有民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下文不協家語作則民不從其教  
亦有民字

致愛

盛德篇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家大人曰致愛本作致仁愛而今本脫仁字仁愛二字疊上文也凡疊上文者不省上下文皆然家語五刑篇正作致仁愛

### 貴賤有序

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家大人曰貴賤有序當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今本脫有別尊卑四字此兩有字相亂以致脫去四字則與上文不合家語正作貴賤有別尊卑有序

### 脫文十六

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也遺忘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教以敬讓也下文曰故有鬪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

是其證今本脫去而遺敬讓至長幼之序十六字

此因兩而字相亂以致脫

去十則文不成義當據前後文及家語補

### 刑法

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家大人曰刑法本作刑罰謂不行德法則以刑罰威之盧注曰德法不行則罰之是其證上下文刑罰二字凡五見今作刑法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因罰法聲相亂上下文又多法字故罰誤為法下文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今本亦誤作刑法

### 論吏德行

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理德法者為有能成德法者為有功盧以

德行絕句注云考羣臣之德行孔於德行能下刪理字於德法者爲有德上補得字云德行能功卽下文四者注偏舉德行失之家大人曰孔說是也論吏德行能功吏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句不舒展初學記歲時部太平御覽時部三引此皆有之字家語執轡篇同

法

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家大人曰法上有德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右手也正與此文相應篇內德法二字凡十三見若無德字則與全篇不合矣家語正作以德法爲銜勒

大史內史

家大人曰此本作內史大史後人以大史不當在內史之下故互易之耳不知上文亦作內史大史且周官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則大史固當在內史之下孝經序正義引此正作內史大史

庶虞草

千乘篇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新校本於草上增百字孔曰草下疑脫木字家大人曰新校本是也下文曰庶虞動蜚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淳是其證

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

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

皇祖皇考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

名新字疑後人所加方冬三月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引之謹案春夏

不當俱言享夏當云禘于皇祖皇考此涉上文享字而誤也魯

語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

禘冬祭曰烝春祭曰享蓋據大戴禮文祭統亦曰夏祭曰禘

貸

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家大人曰貸讀為慝

見月令宿離不貸下讒貸即讒慝文十八年左傳服讒蒐慝成七季傳爾

禮而讒慝黜遠鄭語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用兵篇又云讒貸處穀

衰濯浸

畜水行衰濯浸家大人曰濯浸二字義不相屬濯浸當為濯浸

廣雅浸灌漬也字之誤也衰讀等衰之衰衰者差也

見淮南說林注齊語注昭三十二季

左傳

謂水之灌浸必差次其多寡之度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

一引此作表灌浸表即衰之誤而灌字則不誤

### 大古

大古倉壯之倉攻老之事家大人曰大古二字衍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倉壯之食攻老之事四句上下相承所言皆司空之事下文大古之民云云乃言大古時事若此處有大古二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大古二字即涉下文兩大古而衍

### 地移民在今之世

大古無游民倉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家大人曰地移民



句有脫誤在今之世四字連讀乃起下之詞猶言其在于今也  
上文在今之民下文在今之世皆其證孔以地移民在爲句似  
未安

吁焉其色

四代篇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吁字盧無注引之謹案吁  
喜貌君行道故可喜也與下文公愀然其色意正相反豫六三  
吁豫釋文向云睢吁小人喜悅之貌鄭風溱洧篇洵訏且樂釋  
文洵韓詩作洵訏韓詩作吁云洵吁樂貌也吁與吁古字通少  
閒篇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吁亦喜貌悅孔子之  
言故色喜也與上文公愀然其色意亦相反

可以表儀

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器祝才公曰祝  
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孔氏補注楊簡曰表外也即其外之儀  
狀可以知其中引之謹案楊說儀字文義不明今案儀度也可  
以表儀謂可以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下文平原大藪瞻其草之  
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云云是以前其形於外者揆度之也  
說文曰儀度也少牢下篇其胥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  
可用者而用之說見前其香體儀也下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  
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淮南俶真篇曰不可隱儀  
揆度是儀訓為度之證互見後議事以制下

與

事必與倉倉必與位無相越踰家大人曰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司馬相

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漢書高紀  
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顏籀曰與如也古書多謂如曰與詳  
見釋詞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勿使相越踰也孔以與爲與  
之祿位失之

### 天德嗣堯

管虞舜天德嗣堯家大人曰天德上有以字而今本脫之則語  
意不完少閒篇管虞舜以天德嗣堯是其證

### 楣機

此謂楣機孔曰此取人之要若門有楣若弩有機家大人曰楣  
與機非一類古書亦無並言楣機者楣機當爲樞機樞戶樞也  
所以利轉機門楣也所以止扉

鄭注繫辭以機爲弩  
牙非也辯見周易

皆門戶之

要也故以喻用人之要文王官人篇其貌曲嫗逸周書嫗作媚

星清系角 卷三頁二  
故知楣爲樞之誤

變從

變從無節妨於政家大人曰變從二字義不相屬孔曲爲之說

非也從當作徙節止也言變遷無止則害於政也隸書徙或作

從從或作從二形相似故徙譌作從

管子問篇外人之來徙而未有田宅者說苑敬慎篇

眾人惑惑我獨不徙  
今本徙字竝譌作從

下不由人

語志篇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家大人曰下本作亦字形脫落而

爲下矣史記麻書曰正不率天亦不由人

俗本亦作又以意改之也今從單行索隱

本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其證也楊本不知下之爲亦而刪

之非是

卒明

於時雞三號卒明麻書同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斯也

今本斯上衍卒

字據索隱刪

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為正

月一日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文皆便家大人曰卒字

於義無取作平者是也

史記叔孫通傳先平明謁者治禮

平明者平且也書大

傳夏以平且為朔是也隸書卒或作卒形與平相似上下文又

有卒字故平誤為卒

史記衛世家輕賦平罪索隱平或作卒

作斯者後人以意改

耳斯與卒形聲皆不相似若本是斯字無緣誤為卒也

曰

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

曰與惟民是嬉曰與之曰楊簡本皆改為日而孔從之家大人

曰楊改非也曰與惟天是戴者曰惟天是戴也與語詞耳

下同

天曰作明曰與惟天是戴兩曰字文同一例不當改下曰字為

日

下同

### 明制

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引之謹案制讀當為哲言此古者明  
哲之君之治天下也下文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即明  
哲之人也古聲制與哲同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  
曰魯讀折為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制作折莊子外物篇  
自制河以東釋文制諸設反依字應作浙是其例矣

### 仁者為聖貴次

美次

仁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孔氏補注曰聖人先德而後

爵故貴不如仁美謂才美引之謹案此論賢才之高下非論貴賤也不應以貴為次且仁者為聖亦文不成義今案聖字當在

貴字下而讀仁者為貴作一句聖次作一句聖猶智也聖者通明之稱

非謂大聖也襄二十二季左傳焉用聖人杜注曰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老子絕聖棄智王注曰聖智才之善也餘見左傳聖

人之後下智不如仁故曰仁者為貴聖次蓋先德而後才也周官醫

師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考工記弓

人凡取榦之道柘為上櫨次之屨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

次之禮器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雜記敬為

上哀次之孟子盡心篇民為貴社稷次之文義竝與此相似若

作為聖則與次字不相應矣美謂形體壯大也莊子盜跖篇生

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荀子非相

篇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齊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昞麗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是古者以形體壯大爲美也晉語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美鬢長大卽此所謂美也射御足力卽此所謂力也射御也邶風簡兮篇碩人俛俛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曰俛俛容貌大也齊風猗嗟篇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是古人言力與射御多兼體貌之美月令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王肅注舉長大曰舉形貌壯大者是古者用人或以形貌壯大取之蓋所以壯觀瞻也故曰美次美謂形貌非謂才也若指才言之則當直言才次豈得但謂之美乎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一終